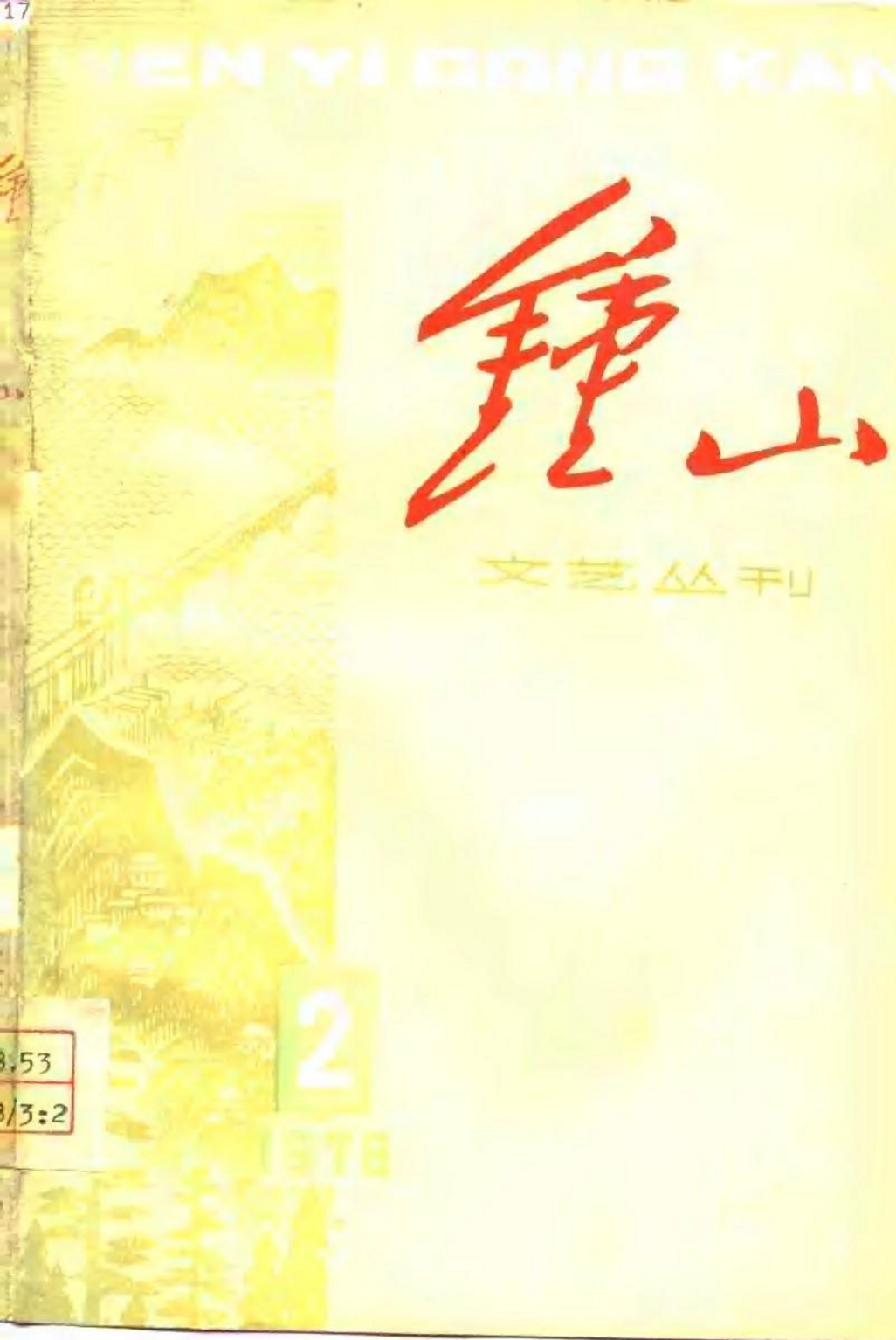


第

11

3.53
3/3:2



WEN YI CONG KAN

鍾山

文艺丛刊

2

197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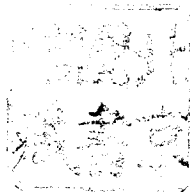
I218.53

1
1978/3:2

鍾山

文艺丛刊

3246121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A597119

钟山文艺丛刊
(二)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8年11月第1版
1978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12,500册

书号：10100·276 定价：0.57元

目 录

小 说

炊事班长的心事	龚 放(1)
洁白的雪花	毛 英(14)
梦彩师傅	赵翼如(28)
春光灿烂	傅连理(46)

诗 歌

雨花路——长安街	
——江南行之一	徐 刚(59)
一 点	
——给一位青年同志	臧克家(65)
水乡曲(三首)	孙友田(66)
硬骨头的话(四首)	马绪英(71)
塔影上	殷恩宇(77)

散 文

鞋 子	蒿 子(79)
樟坞道上	艾 煊(83)
花海的源头	何琼崖 徐义君(99)
枣花蜜	程大利(103)

革命回忆录

- 难忘的一课 李元凯(108)
狂飙卷起印刷工 徐颂东(118)

评 论

- 曹禺剧作的语言艺术 陈瘦竹 沈蔚德(125)
文艺史的伪造和“四人帮”的反革命阴谋
——评江天《研究文艺史上儒法斗争的几个问题》
..... 陈 辽 凌焕新(153)

中 篇 小 说

- 石城怒火 海 笑(165)

炊事班长的心事

龚 放

暮霭四起，夕阳西照，一抹绛紫色的霞光将起伏逶迤的丫髻山峰染得通红。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的驻地——溧阳水西村，呈现一片喧闹、活跃的景象。

清澈的濠河里，水花朵朵，飞珠溅玉。警卫排战士踩波踏浪，持枪泅渡，引得两岸围观的乡亲们忙不迭地鼓掌喝彩；村中大礼堂台阶上站着个短发女战士，正打着拍子教一群姑娘、儿童唱歌；新近填平的球场上，更是笑语阵阵。哨子嚯嚯响，球儿满场飞，机要科和后勤处两支篮球劲旅，正打得难分难解呐。

可是，司令部炊事班长王胜标却一人坐在伙房门口，手托下巴，嘴角叼着杆黄烟斗，闷着头“叭嗤嗤”地抽着烟。熟悉他脾气的人知道：胡子班长有心事了。

王胜标五十挂零了，身板仍很壮实，一脸的络腮胡子，又浓又密，同志们都亲昵地称呼他“王胡子”。他这个火头军历史长了。中央苏区三次反“围剿”时，他就在红军当炊事兵，烧得一手好饭菜。同样的菜蔬佐料从他手里出来，味道就不同，不管是油烙、生爆，还是红煨、清燉，或者凉拌、热炒，他都能调理得咸淡适宜，色味俱佳，十个人吃了十个称心。他平时常对炊事班战士说：“别轻看了火头军的作用，能让首长和同志们吃饱、吃热、吃好，身强力壮地干革命，打鬼子，就是了不起的功劳！”王胡子有个特点：搁不住半点心事，平日里他总是乐呵呵的，逢上啥开心事，还会来段兴国山歌；可是只要一有心事，就锁眉敛眼，满面愁容，独自叼着黄烟杆闷着头抽。

今几个炊事班长有啥心事哩？

新四军挺进江南刚一年，茅山竖战戟，长漏枪林逼，到处汹涌着杀敌的呼声，飞传着胜利的捷音。日本鬼子输红了眼，急疯了心，对我根据地又是重兵“清剿”，又是经济封锁；国民党顽固派也暗中配合，扣发经费、弹药，到处制造摩擦。新四军在极其艰苦恶劣的条件下坚持着江南抗战，享受低廉，待遇菲薄，从司令员到士兵，都吃一样的伙食：每天八分菜金一钱油，冬瓜、咸菜、萝卜头，往往十天半月不见一点荤腥，难得吃一回豆腐，还捎带着连豆渣也当菜下饭。

暮春初夏，雨水不断，菜蔬一时接不上档，伙食就更难调理了。战士们看着陈毅司令员、刘炎主任等首长白天黑夜忙着研究敌情、部署战斗，眼熬红了，人消瘦了，仍和大家一锅里打饭，一盆里夹菜，实在心疼难忍，纷纷向炊事班提意见，要求给首长们搞“小灶”，多添些油水。机要科小颜嗓门最大，嚷得最凶，敲着桌子责问王胡子：“看着首长一天天瘦下去，你们这些火头军怎么倒沉得住气？”

小颜这番话真伤了王胡子的心。给首长加餐添菜，王胡子早盘算过多少回了，炊事班讨论过几次，一直没想出个妥贴的办法来。按说这事并不烦难，经费再拮据，供应再困难，炒几个首长吃的荤素菜还是能办到的；问题是要首长同意，这可不是三下五除二，指头拨两下就能解决的。三年游击战争时，王胡子就在陈毅司令员身边当炊事员，他不但清楚司令员的口味嗜好，而且深知司令员的脾气个性。司令员素来饭食简单，生活俭朴，与战士同甘共苦，象“加菜”这样的事提到他那里，准得顶回来。

就说大前天那桩事吧。

陈毅同志忙着起草一个文件，错过了开饭时间，跑到伙房一看，锅碗都刷净了，就说：“胡子呀，随便给搞点吃的，肚子咕咕噜噜发牢骚啦！”

“行！半支烟工夫，包你饭热菜好。”王胡子说完，灶前灶后一

阵忙，三勺两铲刀，变戏法似地端出两碗糙米饭、一碟青椒炒鸡蛋——这是陈毅同志最爱吃的。

“怎么，今天打牙祭？”陈毅同志伸筷又止，诧异地朝王胡子望望。

“没有。”王胡子料到他要问，爽朗地答了两个字，捞起围腰揩了揩手，在陈毅同志对面坐下，慢吞吞地装着黄烟。

“那这菜……”陈毅同志筷子仍然举在半空里，追问了一句。

“这个，你就别问啦。开饭时间已过，你的那分饭菜早让机要科那些毛头小伙子‘报销’啦！”王胡子划根火柴点着黄烟，让缕缕烟雾遮住他嘴角浮起的洋洋自得的微笑。

陈毅同志原是和机要科同桌吃饭的，今天王胡子故意安排他们把老咸菜都吃光了。没别的菜，你总得把这碟青椒炒蛋给吃下去吧？

陈毅同志睨他一眼，没再深究。王胡子心满意足地抽着烟，看着他把饭菜吃光。

碗筷一放，陈毅同志就从口袋里往外掏钱：“实说吧，胡子，两只鸡蛋多少钱？”

这着棋王胡子没有料到，一下子慌了手脚，嗫嚅道：“这、这……”

“胡子，鸡蛋已经炒了，不吃不好，可是我吃过了还得克你几句。今天这餐饭，违反规定，超过了伙食标准……超出的钱由我来付。”

“不，不，鸡蛋是隔壁李大娘送来的，我、我已付钱给她了。”王胡子一急，就把什么都抖出来了。

“算了吧，胡子，你那么点津贴，抽黄烟都对付不过来哩！……”陈毅同志开了句玩笑，“等革命成功了，你再请客不迟。”说完，把钱捺在王胡子掌心里走了。

王胡子看着司令员留下的钱，心里一阵翻腾，好一晌没说出话来。李大娘知道了，串东走西，逢人便讲，叨咕了好几天：“国民党

那些司令、副官，吃肉嫌肥，吃鸡嫌少，鱼翅海参都快吃腻了。可新四军呢，司令和小兵一日三餐同锅吃饭，冬瓜就是冬瓜，豆渣就是豆渣，今天吃两个鸡蛋还一定要自己掏钱。这真叫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，没法子比啊！”

王胡子把这桩事原原本本讲给机要科小颜听了，还将两手一摊，把头直摇：“唉，我们这些首长啊，在这方面都是一式的犟脾气。你嘴唇皮磨破也是白搭。小颜，你说有啥法子？”

小颜却不以为然：“这有啥难的！正面攻不上去，咱们不会从两侧迂回么？”他贴着王胡子耳朵，如此这般唧咕一番，说得王胡子愁眉顿开，两眼豁亮，一拍大腿：“中！这办法可以试试。我这个人，脑袋象榆木疙瘩，怎么就想不到这条路上去？”

翌日中午，晴明无风，开饭的号声在村中悠扬地飘荡。礼堂对面柏树林里，浓密的树荫下蹲满了穿灰色军服的指战员，十人一“桌”，就地围着个大菜盆吃饭。

机要科那“桌”菜盆里，王胡子特地多放了辣糊。陈毅同志端着个洋磁碗，吃得挺香，还啧啧称赞了两句：“炊事员就是不简单，这辣拌萝卜叶子，比有名的四川榨菜还要开胃！”

机要科那些小伙子却辣苦了，一个个头上直冒热气，额前挂满汗珠。小颜本来能吃辣，也故意装相，苦着脸咝咝地抽着气。

饭吃到一半，小颜首先开口说：“司令员，从明天起我们不同你一桌吃了。”

“为啥？我触犯哪条天规啦，要‘开除’我？”陈毅同志含笑地问。

“你是四川人，生来爱吃辣，越辣越有味；可我们呢，实在辣得够呛。”

他们事先就串通好了。小颜一开腔，众人七言八语，一窝蜂地嚷开了：

“是嘛，你瞧我头上这汗……”

“哎哟，嘴巴也辣麻了！”

陈毅同志略有觉察，幽默地说：“锻炼锻炼嘛，小伙子，辣椒是个好东西哪，含有多维他命……”

小颜一步不让：“辣椒再好，没法进口，再锻炼也不顶事。”

“唔——这倒是个群众观点问题。”陈毅同志那两条卧蚕眉挤到一起了。

王胡子背对着陈毅同志给另一“桌”添饭，两只耳朵支楞着，早把这边对话听了个一字不漏。他一看火候差不多了，舞着手里的饭勺，向小颜直打暗号：有门，再加把火！

小颜会意地朝他飞去一个眼色。

陈毅同志已经观出风色，睿智的双眼闪着快活的光彩，有意问道：“那依你们说该怎么办呢？”

小颜脱口而出：“把你分开，另外烧菜。”

“对！早就应该这么办了。”

“我也是这个意见。”同志们刷刷地投了赞成票。

陈毅同志摇头沉吟起来：“那不太妥当吧？凭空给炊事班增添麻烦，我……”

王胡子再也沉不住气了，一个箭步跨到司令员跟前，拍着胸脯说：“没问题，这点麻烦我们炊事班愿添！”

“哈哈，王胡子，我早知道是你搞的鬼，这下子露马脚了吧！”陈毅同志呵呵大笑，用筷子把洋磁碗敲得丁丁冬冬响。随后他又微眯双眼问王胡子：“真不怕麻烦？”

“那还用问？我王胡子向来是讲实话的，不兴掺假。”王胡子急忙回答，就象孩子好不容易逮住个黄雀，双手捧着生怕它挣脱飞走一样。

“那好，从明天起，你给我另备一小盅辣糊。菜嘛，还是在机要科吃。怎么样，矛盾解决了吧？”陈毅同志环视众人，揶揄地笑了。那眼色神情似乎在说：你们想“开除”我，没那么容易哩！

王胡子和小颜他们面面相觑，无言对答。他们没料到“局势”变化得这么快：眼看胜券在握一鼓可下了，却突然“哗”地败下阵来。

“输了头阵，还有二回。”王胡子并不泄气，他和炊事员反复商量，决定把问题提交士兵委员会讨论。

支队司令部直属队士兵委员会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，一致通过决议：从革命利益出发，考虑到首长们的健康，建议每天给首长增加一个荤菜，并委派王胜标、颜明富两同志为代表去作交涉。

两位代表轻脚快步来到了支队司令部。

小颜郑重其事地把决议宣读了一遍。刘炎主任风趣地对陈毅司令员说：“我说怎么今天小颜嗓门特别大。原来是挂着尚方宝剑来的。”

王胡子却正经八板，十分严肃地说：“首长，这是我们直属队士兵委员会一致通过的，你们当司令、主任的，总得尊重群众意见吧？”

“坐！坐！两位代表同志，”陈毅同志一面招呼，一面递过一支日本精装烟来，“胡子，抽支试试！日本天皇的‘御赐’牌香烟，老六团打浒墅关的战利品，品品滋味，比你那黄烟丝如何？”

“日本天皇的烟？”王胡子接过来点着，深抽了两口，将烟徐徐吐出，头摇了几下，“并不怎么样……”

他口里答话，肚中却在寻思：司令，你别打岔，我们使出这“杀手锏”来，你总没法招架了吧？

谁知陈毅同志却不动声色，象根本没听到小颜宣读一样，他从壁上取下行军水壶，在两位代表面前各倒了一杯凉开水；接着，一面收拾桌上的文件、书报、笔砚，一面轻轻地哼起山歌：

“红米饭，南瓜汤，
秋茄子，味好香……”

刘炎同志领悟地一笑，随即用脚尖打起拍子，和唱起来：

“餐餐吃得精打光，
兵强马壮打胜仗。
……………”

浓重的南国情调，优美的山歌风味，流畅明快的旋律，豪放欢

乐的气势，立刻把人们带到那如火如荼的红军年代，带到那绵亘百里、陡峭险峻的罗霄山脉，带到那青山竹海、遍地红缨的中央苏区，……王胡子喉咙一痒，情不自禁地合着拍子唱了起来。

歌声停了。陈毅同志向前微探着身子，凝视着王胡子，好一会才问：“胡子，赣南打游击那阵子，我们晚上打蛇、抓山田鸡的事，你还记得？”

“记得！怎么会不记得？”王胡子顿时激动起来，掉过脸去，眉飞色舞地对小颜说，“你年纪轻，没赶上那年月，那可是叫人八辈子也难忘哪！说苦吧，比黄连还苦，可是苦中有甜，甜得有味哪！”

王胡子感情的大闸开了，滔滔不绝地讲道：

“……那时节，白狗子搜山烧林，日抄夜剿，扬言要把我们困死、饿死在深山老林里……困难啊，我们和群众的联系一时中断了，既缺粮，又差盐，同志们两腿浮肿，眼窝都凹了下去，瘦骨伶仃的，刮阵大风也能吹倒。我这个当火头军的，心里有多难受，就别提了。每天数着米粒子下锅，可是米袋子还是空了。我抓着瘪米袋，楞楞地坐在篝火旁，看着那一大锅煮开了的清水发呆……忽然身后传来笑声，陈司令来了，他指着大山对我说：‘胡子，挺起胸，莫发愁，放着这一片青山树海，还能把人饿死？东方不亮西方亮，黑了南方有北方，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，把红旗打到底，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！’

“……陈司令领着我们挖竹笋，摘野杏野梅子充饥，捣马蜂窝取蜂蛹烧了吃。附近山上的野菜，苦的涩的，辛的辣的，还有含毒的，都让我们尝遍了。陈司令说：‘神农只尝百草，我们红军却尝了一百零一种，可见我们比神仙强！’逢到暗星夜，陈司令同我们几个到山涧石洞去捉蛇、抓山田鸡。电筒一亮，蛇就蜷成一团；山田鸡更有趣，一齐跳到亮处来，乖乖地任你摆布，一捉就是一大篓。回到宿营地，生炒、做汤，搁上一把野菜、几段野葱，那个滋味，真是又鲜又肥又香哪。”

王胡子仰起颈脖，爽声大笑起来。

蓦地他想起了什么，收住笑，旋过身问：“司令，你不是还写了首诗吗？写好后念给我听过，有什么‘三月肉不尝’来着……”

陈毅同志托腮凝眸，蚕眉微扬，显然还沉浸在峥嵘岁月的回忆之中，被王胡子提醒，“哦”了一声，“你说的是《赣南游击词》吧？”略一思索，信口吟出：

“叹缺粮，
三月肉不尝，
夏吃杨梅冬剥笋，
猎取野猪遍山忙，
捉蛇二更长。
……………”

词已吟罢，情犹未尽。陈毅同志坦然而言：

“说我们赣南游击苦，其实哪里及得上中央红军长征苦！过草地时断了粮，毛主席、周副主席都同战士一样啃草根、嚼树皮，朱总司令自己煮皮带充饥，留下牦牛肉给后卫部队……”

陈毅同志那显得清瘦的脸上，流露出无限深情，而深邃明澈的双眸，却迸射出灼人的火花。他索性站了起来，绕着桌子边走边讲。王胡子和小颜亦转过身子，让眼光随着他沉着坚定的脚步旋转。

“在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面前，没有过不去的九龙滩！靠着官兵一致，同甘共苦的传统，靠着我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人民群众的支持，我们总是能够绝处逢生，转危为安！”

陈毅同志走到王胡子面前，深沉而真挚地说：“王胜标同志，我们都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，老红军的传统可不能丢啊……同志们的关心，我们都心领了。至于加菜嘛，我看就免了吧！”

王胡子和小颜抿了抿嘴，想说些什么，可是碰上陈毅同志那犀利而又亲切的目光，终于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“是啊，谢谢同志们的关心，”刘炎同志插上话说，“回去告诉同志们，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，我们要准备迎接更大的困难。鬼子封

锁我们，国民党也卡我们，三战区发的那几个经费，烧开水都不够喝个饱！现在，干脆一毛不拔了！”由于愤慨，刘炎同志清癯、瘦削的脸上泛起阵阵红晕。

陈毅同志轻蔑地把手一挥，激动地说：“国民党卡不住我们，我们压根儿就没指望过他们那几个铜板！恰恰相反，我们靠就地筹款，没收敌资，靠战斗解决问题，靠军民一致、官兵一致克服困难！”

稍停一会，他竖起一个指头，对王胡子说：“胡子，我给你出个难题：既要改善伙食，让同志们吃好一点，又不能超出八分一天的标准。怎么样？‘螺丝壳里做道场’，有困难吧？回去和火头军们聊聊，拿出赣南打游击的劲头来，办法自然就有了……哪天打牙祭的话，提前告诉我，我也来露一手，炒几个四川菜给同志们尝尝！”

一席话，说得王胡子心里豁然亮堂，一股崇高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在胸中油然而生，他“蹭”地站起来说：“首长的话，给我开窍了，回去我们就行动！”

他拉起小颜，兴冲冲地出了司令部，大步流星直奔炊事班，完全忘了来时的“使命”。

王胡子回到炊事班，把陈毅同志的话一讲，人人心中燃起一把火。他们发动战士挖野菜，拾田螺，摸河蚌，打狗獾。一场暴雨之后，是拣“土木耳”的好机会，山芋藤、南瓜藤的嫩尖掐来炒了吃，有股特别的清香……

伙食有所改善了，战士们交口赞好，陈毅同志也满意地说：“常言道‘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’，我们炊事班却能烧不花钱的菜，胜过巧媳妇罗！”

王胡子听了，舒眉展眼，春风满面，仿佛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年，进进出出都哼着山歌小调。

可是才隔了半个多月，愁云又布满王胡子的脸了。

这天中共溧阳县委书记陆平东同志到水西村向陈毅同志请示

汇报，晚饭后碰到王胡子，他蹲在一棵大樟树下，紧锁着眉头，一锅连一锅地抽着黄烟。陆平东同志忍不住问：“怎么啦老王？又有啥心事啦？”

王胡子就连枝带叶、牵藤拉蔓地讲给他听：“……野菜、河蚌虽然不错，可究竟没啥油水啊，这些日子刘主任的老毛病又犯了，脸色焦黄，瘦得不成形。前线送来缴获鬼子的海带、黄花菜，首长指示都送到医院给伤员吃，后勤处留下一点，说是给刘主任加些营养，可是话说了三四稻箩，刘主任就是好歹不让烧。其实，不光是刘主任一个，陈司令、参谋长他们，哪个不应当加些营养啊。”

王胡子用烟杆指指远处司令部的灯火说：“你瞧见没有，柏树林侧边那盏灯？哪一夜不是亮到三星西斜？这几天前方战事紧张，鸡叫三遍我上河滩淘米，还见那灯火灿灿地亮着……人是铁饭是钢，这样不分昼夜地操劳，茶饭又这般清苦，能支撑得了吗？再说，他们身上还都带着伤、患着病哪！”

炊事班长饱含忧虑的肺腑之言，已经使陆平东同志深为感动，而他接着吐露的心音，更使陆平东同志为之一震：

“……陆书记，你说我心里急不急？首长指挥着千军万马，眼下又正是骨节眼上，要是真把他们累坏病倒了，我怎么向全支队同志和江南的老百姓交代啊！”

这质朴无华的寥寥数语，蕴含着多少深情！有对首长的爱戴，有对革命的关切，有真诚的期待，也有隐隐的不安……内中分明跃动着一颗红军老战士的赤诚火热的心！

陆平东同志沉默了许久，抬起头来说：“这样吧，……就抓住这一点提他的意见。”

王胡子在鞋底上搥去烟灰，将烟杆朝腰里一插：“走，这就去。”

陆平东同志小声地笑了，“你这个人呀，倒是‘说风就来雨’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，这心事耽着，吃饭睡觉都不觉香。”

满天星斗，夜雾如纱，水西村显得分外安谧、沉寂，只有哨兵在村头路口游动，枪尖刺刀闪着光亮。王胡子和陆平东同志沿着石

板路，迎着司令部那盏熠熠放明的灯火走去。

陈毅同志住在大祠堂后面最北一间，淡淡的烛光透过窗櫺投到地上，在窗纸上映出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。

王胡子来时风风火火，恨不得一步跨到陈毅同志面前，把心里话全掏给他；这会来到司令员门口，却又躊躇起来。

陈毅同志是在秉烛夜读，等候延安的回电？还是在奋笔疾书，起草战斗的檄文？或者在运筹谋画，部署杀敌的妙韬？

正当王胡子和陆平东同志四目相对，踟躅不前的时候，“吱呀”一声，陈毅同志推门而出，伫立台阶，仰望星空，舒展双臂，前后左右甩动了几下，正要走下台阶，看见他俩，惊异地问：“啥时来的？怎么不进屋？”

陆平东同志指指王胡子说：“司令员，我陪老王同志，不，我俩一同来向你提意见。”

“哦？星夜来提意见，还搬来你这个‘当方土地’，可见问题严重了。直说吧，胡子！”

陈毅同志冲王胡子颌首一笑，那一笑寓意深长，好象是说，胡子，你不要调花腔，我一猜就着，准又是为了“加菜”。

王胡子未加理会，单刀直入：“意见很简单。司令，你太不关心同志啦！”

陈毅同志稍觉意外：“哦？讲具体一点。”

“刘主任这几天病又沉了，他身子那么虚弱，每天起五更、熬半夜的，不加营养怎么吃得消？可你……”

“不是让后勤处留下海带、黄花菜给他做病号饭的吗？怎么……”陈毅同志怔了一下，愕然地问。

王胡子心里涌起一股热浪，激奋得声音都变了：“司令，黄花菜、海带是拿到了，可是刘主任说啥也不许我们烧，他说：‘要照顾的话，第一个应该照顾陈司令，他比谁都辛苦，常常通宵不睡，而且，腿上的两处伤口都没好利索’。……”

星光下，依稀可见，陈毅同志瘦多了，他那双眼睛虽然仍旧清

亮有神,可是由于眼窝深陷,显得更大了;脸颊也没有以前丰满,颧骨突出,棱角愈加分明。王胡子用疼爱敬重的眼光端详着陈毅同志,心里感到阵阵隐痛,他趋前一步,伸出双手深情地说:

“你没日没夜地工作,一点也不顾惜自己……你,你不为自己,就是为照顾刘主任那病,你也应该带个头,加个菜哇!”

老炊事班长动了感情,话音微微颤抖,布满鱼尾纹的眼角,噙着两汪亮晶晶的泪水。

陆平东同志也深沉地说:“我赞同老王的意见。为江南抗战着想,你们应多加保重啊。”

陈毅同志被王胡子炽热的感情和淳厚的语言打动了,他蹙眉沉吟,低头不语,反剪着两手,在院中来回踱着,踱着。

后来,他对王胡子说:

“这样吧,从明天起,司令部几个领导干部每天加一个菜,我带头吃。”

问题解决得意外顺利。第二天开中饭时,陈毅同志的指示就执行了,首长们除了继续吃大锅饭、大盆菜外,每人添了一小碟荤菜。

战士们相互交换着欣喜的目光。小颜偷偷朝王胡子摇着大拇指说:“‘生姜到底是老的辣’,胡子班长,还是你行!”

王胡子呵呵地笑得合不拢嘴,他摸了一下腮帮上的黑胡茬子,凑到小颜耳边悄声说:“哪里来的话?要不是陆书记指点,我还想不出这步棋呢!”

隔了两天,小颜他们发现了蹊跷事:陈毅同志端的那碟菜,除了星碎的几块鸡蛋外,几乎全是辣椒。刘炎同志知道后,端着他那碟黄花菜炒蛋就要去调换。

陈毅同志左手五指叉开,将小碟子封得严严实实,挥动右臂左右躲闪,“去!去!去!谁同你换?你这病号还能吃辣椒?”

“挥退”了刘炎同志,陈毅同志豪爽地谈笑:“‘萝卜青菜,各人所爱’嘛,我这个人,就是爱吃辣椒,你用猪肉、鸡蛋来换,我还不